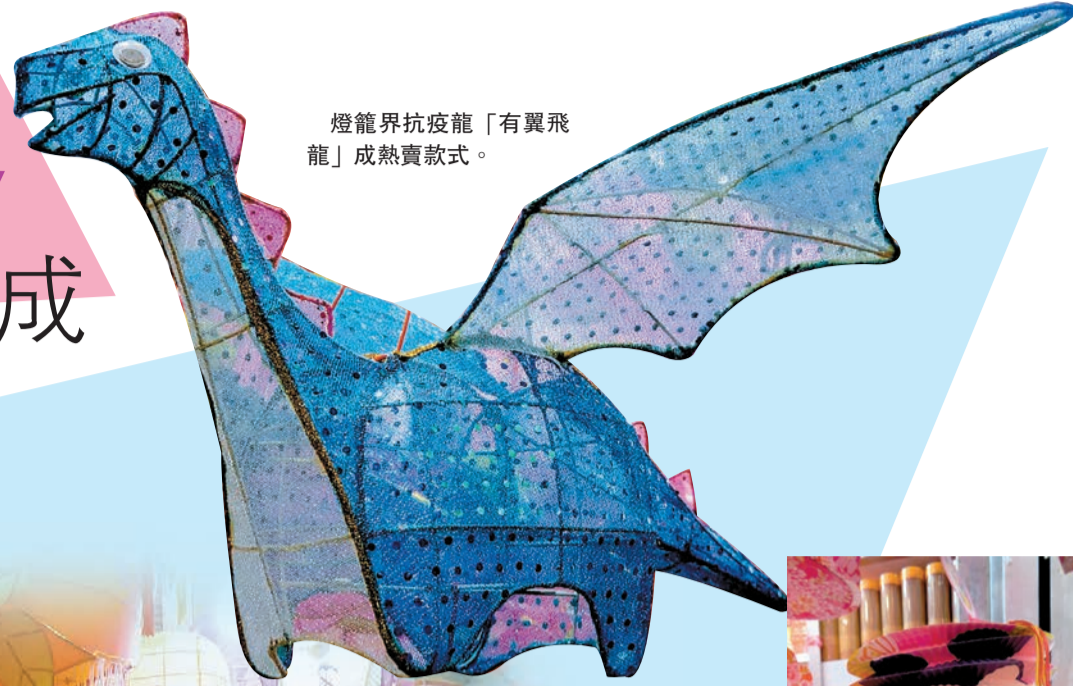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「抗疫飛龍」大賣

燈籠街生意「疫市反彈」兩三成

【香港商報訊】記者鄭玉君報道：雖然疫情影響經濟，但港人在傳統節日仍然願意消費，在元朗大橋街市售賣傳統手紮燈籠的冠香行，今年「疫市反彈」，燈籠銷售量相比去年同期增兩至三成，其中最好賣的燈籠為有翼飛龍，這款燈籠取材自外國的噴火龍，期望如大坑舞火龍一樣，驅瘟震疫。



燈籠界抗疫龍「有翼飛龍」成熟賣款式。

近年成市民打卡勝地

冠香行為香燭店，於1984年創立，逢中秋節時售賣傳統手紮燈籠，後來檔口增加(現時有14檔)，能夠擺掛燈籠的地方也增多，形成燈籠海景象，燈籠街(實為40米長的街市通道)之名不經而走，近年更在互聯網傳播，一如元朗大棠紅葉，成為不少市民的打卡時令勝地。

老闆娘黃健娣，她的兒子蔡國浩接受訪問時表示，原先預料市道因疫情影響比較淡，因此採取如去年提早銷售的策略，農曆七月十四盂蘭節過後即開售，較從前只在農曆八月初開售，銷售期由半月增至一個月，希望可以有多些人購買。誰知出乎意料，銷售量反而增加兩至三成，他相信是因港人困得太耐，去到中秋節這些開心節日，見疫情平復些，就會買燈籠過節。

自置廠房生產只是夢

價格方面，大部分燈籠沒有加價，只有小部分製作難度較高的產品，因人工加了要調升價格，但幅度溫和只有幾個巴仙。大大細細的手紮燈籠價錢由30元小楊桃至680元的巨型金魚都有，百多元的款式有很多，定必挑到心頭好。

蔡國浩說，由於疫情影響，物料不能於年初運抵港，起步做燈籠的時間遲至3月才開始，加上擔心疫情，預定製作數量只及去年一半，但見市道回穩，製作量已追加至八成半，期望接近中秋日，可達到去年的數量。冠香行的手紮燈籠從前都在本地製造，但隨開支愈來愈大，已交回內地合作夥伴製造，本地製的，今年約佔一成。其實在本地紮燈籠，好處是溝通較好，製作程序上較順暢，像今次遇上疫症，更凸顯問題，「我們會做好模型交給內地，但疫情下不能親身交託，要寄回去，但這些工序不是一兩次就搞定」，無奈本地倉租太貴，與內地可相差十廿倍，因此迄今在港自置廠房生產燈籠都只是一個夢。

新款式燈籠大受歡迎

這個廠房夢暫不能實現，但另一個夢已成真，並初嘗甜美成果，就是推出新款式產品。在傳統手紮燈籠

市場，燈籠造型也是傳統的，如楊桃、鯉魚、白兔、金魚、蝴蝶，後來稍為變新一點，加了海豚、月亮、天鵝、海馬、小飛象、紅公雞等，物料除了玻璃紙，也採用布。蔡國浩五六年前開始構思，為何不可做些款式新穎點的燈籠，這種燈籠即管中秋節過去，仍可用來作裝飾。去年他終於推出以座頭鯨外貌為藍本的鯨魚燈籠，並嘗試用透光度高的婚紗布，結果大受歡迎，他說將亮起的鯨魚燈籠吊上天花板，很浪漫呢！

而今年的新款式燈籠有波蘿、恐龍、有翼飛龍。其中有翼飛龍最受歡迎，它身長18吋，翼展開有20吋，一星期內已賣掉80隻，但仍供不應求，已趕製百隻應市。這隻有翼飛龍的概念來自外國的噴火龍，蔡想到大坑有舞火龍驅疫，這款有翼飛龍正好應對疫情，成為燈籠界的抗疫龍。他又說，都想過做一隻巨型的有翼飛龍，但時間上實在趕不及，無緣成為鎮店之寶。

老闆娘一家也在燈籠海打卡，右起：黃健娣、蔡國浩及蔡太。 記者 鄭玉君攝



玻璃紙三角星燈籠，已成為集體回憶一部分，這是冠香行的復刻版。

傳統紙燈籠早已變革，圖案用上不少卡通人物，可愛度爆燈，花費亦只需十元八塊。



元朗燈籠街已成打卡熱點。



這兩名女士對金魚情有獨鍾。



新·專欄

山貝林氏從軍者眾

鄉俗紀聞

十八鄉之中擁有廿四姓村民的南邊圍是最多人的村落，但數單姓村人口最多，在元朗嶺山後的山貝村肯定第一位。

山貝村是一條林姓村落，原名山背，為何有此名？因為他們的開基祖林兆元在300年前由元朗嶺大圍村遷徙而來，而其位置正好是大圍的山背後，故名。山貝林氏早在明代已定居新界，由五世祖靜湖至十三世祖兆元都在大圍居住。林兆元又名仁興，是靜湖第四子信可的後代（靜湖生有四子，分別是恒可、迎可、敬可和信可），他生有七名兒子，下開七大房，死後下葬大棠「象地」，穴位就在象鼻處，今山貝村有家祠——林仁興堂和兆元書室，其得名就是用來紀念這位祖先。

東江縱隊非僅靠客家人

林氏七大房分別是大才、國才、英才、達才、茂才、殿才和奇才，這七位兄弟後來枝葉繁衍，到了民國已成爲十八鄉的大村，他們在東頭約大王廟開燈，新丁人數經常最多，當中以五房和七房最爲昌盛。山貝村人雖然不少都是耕魚塘的，但到了近代卻出了不少武夫，他們有不少村民在民國時都上了前線當兵，像林根仲和林金源便都是國民黨軍人，前者後來去了台灣，後者則移居加拿大終老。另外還有一位林錦堯，他是飛虎隊

的機師，這機隊在抗日戰爭中曾立下大功勞，成爲軍中傳奇。

很多人誤以爲抗日隊伍中的東江縱隊盡是客家人，其實亦有圍頭人，山貝人林彭就是其中一個。彭叔如今已95歲，是林氏第五房的二十傳子孫，屬達字輩。在抗日戰爭之初，他本在元朗運泰米機（今恆香餅家隔離）當伙頭，自香港淪陷後，他爲了抗日，便跟幾個同事到新田白石洲加入游擊隊，初時他以爲日軍必會主動攻擊他們，可以痛快地還擊，誰知對方卻另有盤算，常常刻意避開游擊隊，以免直接衝突，如此他熬了4個多月，發覺終日都只是在戒備中，毫無作爲，他便離開隊伍回到山貝，看守魚塘度日。

魚塘一度成「麻煩根源」

山貝村昔日擁有很多魚塘，今村前有七星塘，即爲其一。這些魚塘爲山貝林氏帶來財富，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卻一度帶來頗大煩惱，因爲當年曾因偷魚的問題，山貝跟南邊圍的村民逃起紛爭，甚至大動干戈，弄至互有損傷，最後要新界



山貝人當兵的多，但光緒年間也有一名林國廣中了舉，其功名匾今懸於祠堂內，林氏子孫可謂文武兼備。



山貝村的林氏家祠。門口對聯嵌有「仁興」二字，有紀念開基祖林仁興之意。



作者介紹

周樹佳，曾當編劇記者，如今是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、民俗文化課程導師。著有《香港名穴掌故鉤沉》、《李我講古》系列、《香港民間風土記憶》系列、《香港諸神》、《鬼月·鉤沉》等二十餘書。



山貝開基祖林兆元（仁興）的墓地「象地」。

周樹佳提供圖片